

空同集



空同集卷第五十八

北郡李夢陽撰

雜文一十八篇

賈隱有序



松岷子遊江湖間老矣一日買舟將大歸人疑之曰渠賈人也松岷子乎松岷子聞之曰謂我賈者賈謂我松岷子者松岷子或以其言告季子季子曰是隱而賈者也於是作賈隱

天下之隱二上隱隱心次隱隱跡心隱跡彰無損於真跡隱心彰人斯細矣然君子耻之衆人譽焉茲何

也夫石一也玉其表則觀者改目置金瓦礫視之弗
諦鮮不棄者大抵顯飾易欺而深情難察也夫策肥
乘堅之士難語茹芝飲泉之事紛華聲利之夫豈探
幽玄岑寂之娛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且夫松之爲
物也盤石則茂飲雪則貞得泉則噉遇風則吟噉如
玉金吟如瑟琴其在岬也據礪阿跨岑嶰翳縣鳶挂
驚猿限重壑韜層巔逃羣之所耽悅冥心之所扳援
乃松岬子奚取於斯而以自名且以徵也不幾於持
異而求同哉夫人者曹貝也絲竹靡輟於耳綺麗相接
之目口厭厭腴躬華其服入有彈基漉翰之侶出有

飛緜登蓋之屬胡取之於奚有於岬而以之名徵請
將來郁郢子聞之曰若是是室伯夷之室而後成仲
子之廉也竊聞之居動而執靜者之謂定履置器而用
寂者之謂堅涉邇而探遐者之謂明混雜而守一者
之謂貞在羣而立獨者之謂高處汙而弗玷者之謂
潔故上士朝隱大仙市藏要之心獲匪跡是關故金
馬石渠之貴弗能損歲星竊梳之精紫塵黃埃之穢
無以賤藥肆縣壺之靈而人者必茹松之毛蔭其瓦
覆殮其膏液又躡其危險披荆蓁憐蒙茸然後爲松
岬子哉

訓敦有序

訓敦者何患時之偷也宗不立則祠不嚴祠不嚴則族不合族不合則親離親離則禮亡禮亡則義蔑禮義亡蔑則肉骨視爲途人嗚呼時之偷極矣不可患哉夫反偷莫大於敦俗敦俗莫急於建標標不建則教不著教不著則訓不行訓不行則敦不反然高氏其人也遷其鄉則姓之廟而宗之無離親焉祭而聚弔而聚慶而聚愈繁而愈一愈遠而愈密無散族焉年歷四百代更數姓猶一日也非敦之至邪以是爲訓教不著乎即偷何患矣于是作訓敦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族始者患其渙也於是類焉易曰類族辨物患其乖也於是睦焉書曰九族既睦患其爭也於是有大小宗之禮患其忘也於是有一大宗之廟又患其弗率於是有九兩之法世系之官李子曰予歷周秦燕趙晉衛諸墟詢故采實未嘗不流涕而悲也曰嗟乎教之衰至此哉族之散禍之邪有庶見素冠者矣有范冠而蟬綉者矣父子兄弟亦若是偷邪齊民不足言乃衣冠之胄身之外亦途人邪問其世則無宗覈其文則無譜究其居則無

廟叩其族則忻戚不相聞嗚呼先王之所以教者何
乃今若斯邪教之類乃今渙焉教之睦乃今乖焉教
之宗乃今不廟斯法與官之者缺邪時與勢殊邪人
狙于俗然邪及涉淮漢覽風大江之南東見其故國
遺俗有百年著土之民已而又聞高奧高氏之宗之
族也則又嘆曰嗟乎予觀高氏而知三才之因也大
尉瓊五傳而高奧興高奧五傳而宗立廟嚴又數傳
而聞人生至南屏公大顯于位庸李子曰得時者亨
得勢者長得人者昌中原亂則海隅罔兵是謂得時
山水環則風氣結是謂得勢禮義行則乖離弗生是
謂得人得時者天得勢者地得人者德高氏具焉三
才備矣建標而訓以之教國可以敦國以教天下可
敦天下夫合抱之木陰廣畝者其本深也得其地人
以永之天必篤之矣所謂栽者培之也若高氏者雖
百千世可也人苟則之同百千世可也斯訓敦之義
也

原火

江西火省焚或曰火弛歟或曰火僭或曰以侈或曰
亢也燥燠之沴會他郡若邑亦火以問李子李子曰
火省無省也夫署以官立官以體正體正則德敷德

敷則才闡才以令布五者所以植邦而定亂也定則
民安民安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和氣應而災害
弗作是故當令不行是曰慢期用才遲乏是曰涼力
執持靡堅屈衄洊至雖得曷行矣德沮者侮至侮則
弗威孫敵授柄關鑰外扃豺虎入室體胡有焉體虧
則官具官具則署不立數者政之大蠹而天所棄也
天之所棄災害必臻然無專沴感斯應矣會亢斯焚
故曰火省者無省也亦言天棄之也夫刑賞異行勸
戒同情思咎指以盈天之道也不棄曷存不無誰有熒
惑退舍厥微著口矣是故諗情揀偏式法摧奸不貳不

撓令之上也剛柔雜措䟽通敏果明毅濟之才之良
也廉平豈弟罔縱惟允德之程也不疑不懼勢不敢
凌邪不可棄體之經也以是而官中外清肅吏役嚴
命身之所居鬼神守之所謂天助之釐也即有災害
不害之矣此生於憂患者也若槩謂冥數泄泄以希
幸亡且無日矣或曰若是則火郡若邑者亦謂之無
郡若邑邪李子曰然矣火弛火僭火侈火亢又何也
曰類從也予原火言其類省郡邑者也厥火詳見雜

記

原壽

夫壽之品六何也生而壽者則其人筋骨堅磳束肉其氣則蓬如然好動鮮痰疾夫人寡嗜欲能調飲食亦壽亦有服氣導引之法夫無思無營混混冥冥合於無形神聚精凝此壽者則道家者流也道家者流壽則神秀然不閑世務閑世務于理道周攸悖斯德壽者也故曰仁者壽然予觀蔡澤從唐舉相及許負相周亞夫等則壽又亦天數故曰修短之紀無弗命矣窮通壽夭鮮弗定矣而世顧以爲孔子稱仁者壽蓋言靜云遂以爲壽不可事事古人有言曰樞動不蛀今信無他嗜溺然日用之履可廢歟夫憂樂喜怒者情也即信無他嗜溺乃四者之情何殄矣堅制其情以悖道廢履其亦不知定命矣耳故人具者形也生者神也栽者德也戕者嗜也不可易者數也故制形者堅存神者永知德者昌縱欲者賊順數者安知斯五者斯知壽矣

賈論

語人曰賈之術惡人必以爲謬然不知賈深刻取羸美深刻則心易殘取羸美則戕物故非大姦巧不能踰等夷然賈亦不盡爾若爾常十七八亦其術使然也夫心神舍也深刻則耗神耗則昏耗而形不和形

不和則不能修于身行此非術之罪哉今天下機利
莫大於鹽若貨鹽若貨散而之四方劇故鹽若貨賈
尤富實易畫券而其人則率能目語額辨談智于尺
寸之間而窺窬於分毫之際泰者則輒操妓女彈鳴
瑟即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矣夫
賈編戶之民也而一旦音樂妓女之奉肥甘綺麗車
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則淫侈而易為邪夫入
深谷翳林而能得材者擇木者也處奢靡踰躡而能
制心者擇行者也是以陶朱公居置千金而顯名天
下傳于後世故不務仁義之行而徒以機利相高者
非衛欲喜生之道也

作志通論

夫述者存往者也作者訓來者也存以此事訓以聞
善事以史著義以經見二者殊塗歸則一焉然自皇
帝王伯之世更丘墳謨誥不陳雅頌之音弗聞於世
於是聖賢君子託述作以寓志故曰周東遷而春秋
作宋南渡而綱目修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
之者嗚呼微哉然要有傷之焉夫志者史之流也分
例祖諸禹貢屬事本之周禮褒貶竊春秋之筆風俗
寓同一之制宮室取大壯之義諷詩繫觀風之意矣

史者備辭蹟昭鑒戒存往詔來者也是以分例屬事
善惡備列褒貶見之矣五方異性則風俗雜核宮室
不自立例藝文但標其目彰善諱惡忠厚之道也故
稱志焉夫志者一郡一邑之書也史者天下者也小
故詳大則槩然其義悉於經祖焉所謂殊塗同歸者
也

蛤雀論

舟見舉蛤者形猶雀也茸茸餘毛焉李子曰蛤知其
雀乎雀知其爲蛤乎蛤奚弗雀也且雀入水也雀知
之乎水入雀水知雀乎雀未入水知非水乎入水知
水乎易翔爲潛倏沕冥焉絕林遊淵剛柔異質性情
遷焉靈同形殊穀食波食有喧無喧截喙殼涎寸肉
內含臻臻延延飛沉漠焉烏鵲其友今魚鼈隣雀不
知其蛤蛤不知其雀孰究厥端陰陽變化玄之又玄
陰陽不自知知之誰乎闔闢修短委厥時爾故求固
者雀乎雀者也

敘松山小隱

銅陵徐君墅松山之旁自稱曰松山小隱五山汪子
者徐之姪也言于李子李子曰嗟徐君隱乎小乎然
予聞之矣人也固斯人之徒也立弗遺世行罔離群

居匪殊域乃稱曰隱又自小之斯殆寂乎囂者也夫
囂者焚綸塵溷之名而隱之反也是故高人之于天
下也惡囂之賊已也于是思超然以自脫恬而不焚
靜而不綸潔而不溷清而不塵凡以保寂破囂焉爾
而乃舉眼無可意之事開口鮮契心之友和通有轆
轄之擾孤亢多危疑之憂于是乎即山居焉以泉石
猿鳥足以寂吾而絕囂也又撫松盤桓焉以厥毛可
衣實可茹厥風瑟琴可聽厥色冬青厥根苓食之壽
是之謂隱然君子弗之取何也以行之非中也夫人
有仁義中正之藝以成身也有耳目口鼻四肢之嗜
以全生也有父子君臣朋友之倫以振經也若
一切山居而松游惟隱乎就是絕物之行也夫寂囂
不于其迹于其心者也故處焚而恬者真恬者也在
綸而靜者實靜者也於溷而潔者能潔者也居塵而
清者大清者也夫徐君者固有人道之倫仁義中正
之藝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嗜度而不逾孤而無危
亢而無疑和而無擾通而靡隨是迹囂而心寂者稱
之曰隱又自小之殆是之謂矣汪子曰嗟達人知言
上士明心李之謂哉吾徐之爲人也處轆轄塵焚之
區而有泉石猿鳥松風殮苓之高烟朋霞侶登吟坐

嘯雖日有餘情而仁施義懷厚化敦俗見斯爲之矣
故不山而山不松而松不隱而隱是曰小隱李子曰
嗟予讀殖貨志矣以今徐君觀之而知遷之言過也
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爲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
言也則伯夷爲矯巢由爲僞開倉賑饑者爲沽名解
衣救寒者爲飾譽以今徐君觀之然歟否歟予故曰
讀殖貨志而知遷之言過也汪子曰惟誠動天徐君
五十無子後閣十年不字今乃字足以占其非利而
爲之矣

說農贈薇山子

予聞農于大梁之墟有洞微先生者過觀焉李子
其志而修具先期而戒種相壤以遵播驗粒以斥惡
力以勸本警惰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財以浚源
蓄行以防歉洞微子曰善哉子之農可以喻政今杞
之政其人乎李子曰予鄙人也痴痴混混馬牛耒耜
耳杞雲氛臥桑陰聆禽音焉耳奚政之諳也子證
之祀洞微子曰祀之尹薇山子者少而飭躬長而勵
行敦禮嗜文保貞馳問藉之白茅射雉高墉非農之
修具者乎其臨政也滌穢剔垢範才效良操綱展目
程猷經謨非先期戒者乎大結則斫小結則析剋之

用剛懷之用柔蒲鞭示辱折楊威暴非相壤播者乎
敗羣之羊必除梗類之草必鋤非驗粒以斥惡乎夙
興夜寐無小弗親無隱弗究無瘼弗詢非竭力以勤
本乎錄善獎能恕難矜愚日計歲期亡業者復游食
者務非警惰以集事乎不違道而干譽不矯情以釣
名不飾言以要進不捷徑以求速非守一以俟時乎
政之行也則均衆寡定伸縮息喘止呻抑過埤損儲
羨慎餘敝帷罔棄木屑是收非節財以浚源蓄衍以
防歉乎李子曰予之農于墟也第知痴痴混混焉耳
不知祀之政似也洞微子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夫

今廿餘年矣不謂繼官而同地均業共職有茲
來也自顧品下詣淺志難端而履弗力於亭今
即主也然逆知來者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
仁至矣願及茲勉焉以副許下之盟乃爲亭銘

銘曰

巖巖五峰若翔若垂當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
磅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爲
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岩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
學宮是基鼓篋樞衣四方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考亭
人遐跡存岷劓爨爨如日如星邵子爰構獨對斯摩

於微紫陽孰並而當宗宗者潤有源有泉不有哲民
疇開我先五峰巖巖未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我師
作銘于亭來者式思

井銘

故井崩塞汲溪焉飲春夏交溪毛茂芋蛇虫毒
可虞也正德八年冬至予至南康府使學生劉
峻往書院視地掘井得諸亥方厥日甲申是日
也南風至穿土數尺石阻集力除焉始艱而終
利有泉上涌其冽然慮溪侵也布望其底覆石
泉旁出焉甃甃而上石牀約口五日而井成余

平乎嶽山子行矣予痴痴混混農間日望子矣

敘九日宴集

嘉靖四年九月九日趙帥觴客于青蓮之宮懽焉于
是空同子立韻賦詩焉衆和之裒然而珠聚爛然而
錦彰主人賡焉鏗然而卒章賓主旣洽氛翳載廓霜
清日晶臺殿下陰鈴塔警風林影颺瑟落葉乘之旣
昏復白皎皎布地蓋不知月之在天也空同子覽于
衆詩乃喟然而嘆曰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夫天下
百慮而一致故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
故心者所爲懽者也情者所爲言者也是故科有文

武位有崇卑時有鈍利運有通塞後先長少人之序也
行藏顯晦天之畀也是故其爲言也直宛區憂樂殊
同境而異途均感而各應之矣至其情則無不同也
何也出諸心者一也故曰詩可以觀是集也趙帥張
尹則彙征有期藍帥白帥王帥則剝牀未釋王尹則
不遠復者也黃子和子咸丘園之賁左生和生則利
賔于王者也故曰人不必同同于心斯之謂也

贈蔡氏

蔡子輟河閩之寄而守備乎江介其行也其友祖焉
北海王子爲之賦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泚泚封丘
黃子爲之賦北山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歛鄭生而
之賦無衣曰王于興師修我戈矛李子曰竊聞之守
者對攻之名備者先事而立之義也故兵非不攻也
不上攻也非不貴機也備者無患也書有之矣孔子
亦曰凡事豫則立豫者固備之義而事之先者也蔡
子者武廢而文登者也度機審勢銷患於未形不在
茲行乎天塹不江蔡子者塹乎於是爲之賦六月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題史痴江山雪圖後

雪之天黯暈凡雲色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已

雪之山巔不骨谿壑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雪之
水雲同天一有舟蓬白而人蓑笠之則水見矣雪屋
簷直或明其肉柱然不見茅與瓦雪之驢下視凌競
若臨窟蹈穴雪之人目曠而神斂眩眩然光奪之也
雪之木枯則白其上皮花葉雪則皜其心雪無風則
勻勻斯畫矣即妙筆弗畫弗勻之雪何也勢使然也
畫之勢貴粗濫近詳遠略情貴雅而包意貴減而宛
氣貴豪而洵色貴凜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
論及畫事田生日其惟史痴乎江山一圖近之矣是
圖今落于吾家李子取而觀之曰微痴吾誰與言雪

題三王詞翰後

夫禱而求之存乎愛聞而德之由乎敬傳而遠之繫
乎言亡而生之本乎思永莫如仙瑤池者媛之仙者
也禱人之王母而王母之者愛其愛也然必德焉稱
是謂祖孫之懿聞懿彰德敬以之矣孔子曰言之不
文傳而不遠故愛非言曷昭敬非言曷顯嗟玉溪子
頌而宛歟端溪子音而展歟龍湫子暢而簡歟夫三
子者言足以闡矣然義主乎永情觸於思故蒼谷子
誦其言而淚詠其音而非悲蓋傷其王母之長歸故曰
亡而生之本乎思

題明遠樓詩後

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履閒則心懸魏闕所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能賦古稱大夫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子邂逅于一樓俯喬嶽覽長河眷焉有感于斯游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也

題琴竹詩後

不音而音者用之心者也不物而物者資之深者也不聲而聲者託諸吟者也心之用莫如琴深于資莫如竹吟而託之則詩生焉生則鳥可已也鳥可已則資愈深資愈深則心之用廣矣是故君子貴琴焉非專于音也貴竹焉非物之也又必詩焉雖聲而非聲也嗟陳子胡爲琴嗟郢子胡爲竹胡爲吟知斯義者遐哉負乎

毛監察登樓詩跋

夫陽春雄于寡和白紵侈于衆歌均之爲調何難易頓殊也元首之歌倡已賡繼然孔子與人歌也則又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何也豈非同情者感同聲者應歟今觀毛君登樓之什而詩之道見矣詩云伯氏吹

頃仲氏吹篳感應之謂也

題東庄餞詩後

夫天下有必分之勢而無能已之情蓬飛梗流忽聚
倏散斯其勢能必其不分哉孔子所謂東西南北之
人也夫既東西南北人也于其分不有悵離思合者
乎於是筵於庭祖於道觴于郊嬉于園不有繾綣與
蹶者乎斯之謂情也情動則言形比之音而詩生矣
夏公之撫治鄖陽也諸公筵之祖之觴之者故無不
用其情矣乃今又嬉于吾園舉初英拔柔條驪駒既
駕旌旗向東不有悵而思者乎然莫之能留也故必
分者勢也不已者情也發之者言成言者詩也言靡
忘規者義也反之後和者禮也故禮義者所以制情
而全交合分而一勢者也

朝正倡和詩跋

詩倡和莫盛於弘治蓋其時古學漸興士彬彬乎盛
矣此一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則揚州儲
靜夫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
大宜興杭氏兄弟柳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
姚王伯安濟南邊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蘇州
都玄敬徐昌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玉朱

升之其尤也諸在翰林者以人衆不敘自正德丁卯
之變縉紳罹慘毒之禍於是士始皆以言爲諱重足
紮息而前諸倡和者亦各飄然萍梗散矣賴 皇帝
明聖斷殛元惡伸拔英類於是海內之士復矯矯吐
氣此又一運會也而顧君適以開封知府歲覲都下
乃有朝正倡和之詩蓋余不聆此音者數年矣今一
旦見之誰謂異於空谷足然者哉然倡和者五人而
已而其詩顧猶多憂讒念歸之辭則余不知所謂矣

空同集卷第五十八

空同集卷第五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雜文二十三篇

哭白溝文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
南道白溝之野徃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予曾
大父死焉百載憤痛爰託於斯文

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四興荒濱斷岸
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
粵春事之旣載迺予邁于茲野覽殘墟以掩涕零故

柵而維馬啗冰泮而復峙辰物鬱而未申日倉莽兮
將墜天慘惻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返倍悵而增惑
趾欲進而躑躅噉歔歔乎內惻爾其龍蛇鬪爭雌雄
未決戰形闢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謀
之生接軌方轂抉地維而劃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
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
利甬道絕弱之肉強之食飲人尿咀馬革遂爾橫屍
蔽畛崇齒截流哭聲震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貴或
君侯刃割其骼戈穿于喉踐爲土沙壘若陵丘魂營
營以無歸骨交加而臥霜鬼啾唧以宵肅人慄慄而
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鐵朽骨雜瓦礫兮飛揚嗚呼
此爲何流而有斯戰場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
之端民死等于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旣接
若天傾兮地搖乃有睛被刺而不轉膚受剝而弗逃
此結纓抗輪之夫甘心爲鳶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
也猗嗟我祖生爲士雄死爲國殤岱華摧而孰支玉
石灼而並戕委英肝于塵沙滅聲景而永藏雷霆結
而迅音烟颺烈而怒揚神怳怳以縹緲馮悲氛而望
故疆猥小子兮何知績箕裘之末躅憶時命之難忱
懼遐耀之堙辱憤原隰之東棄束無棺而塋無塋匝

墟壙以冥索林莽杳兮縱橫腸紆迴以崩裂涕陳干
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歿而復
結托哀響于茲文

咎旱飈文

二年丁卯自一月至於三月不雨恒風窈冥晝
晦李子於時寓大梁之墟作文傳曰僭恒揚若
霧恒風若咎在言與思京房曰欲德不用厥災
荒又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大風天黃

雲平將興飈爲厲兮陰陽將交歛使離兮聲威鼓烈
紫誰怒兮屯膏弗降孰之咎兮吁嗟汝胡不仁兮豈

不畏民不畏天兮揚沙晝晦拔林木兮旣顛我禾又
發我屋兮實英蔽天雨霾飈飈兮瀕瀕洶洶若摩軋
兮樹無留柯彼羽族安托兮殫穀破卵賊物和兮虫
獸惶擾塌翼血趾負嵎喙兮吁嗟汝寧茲遂兮日月
喪魄天地易位兮五星錯而背行寒與暑其倒置兮
三川皆震龍失勢兮巖谷崩衝轟砰礧礧騰潮沃日
灌太空兮莽千里乎無人塵冥冥征兮城廓晝閉慘
光精兮嗚呼天監臨四方明明厥維亦孔章兮聿茲
若罔知哀我民罹兮諍曰已矣哉天旣不弔而予何
爲獨憂苟使豐隆秉鏡而不回兮豈屏翳之足仇彼

兩師又容與兮曰匪予之承電氣氣以歛耀兮畢翕
翕而將興畢為車嗟爾今之人胡惜莫懲

禱旱文

伏念日者春膏未濡夏暘轉亢虐炎毒蒸焦我嘉穀
瘠我六畜百姓惶遽四境告災某等閱焉抱憂中心
如焚食弗甘味卧靡寧席蓋數月于茲矣零神無應
籲天則高踖踏内外咨嘆入無聊竊念祥異之來乖和
是基是以婦冤致旱獄決以獲霖揆昔諗今卓有顯徵
意者某等鎮之寡道憲而未貞漏奸什良政乖法頗
田畝困而無伸閭閻怨而罔聞不然何雲興遽散垂
雨而風塵霾晝曠星河夜明官之不職神官是殛元
元何辜罹斯慘極某等伏又念大獄巨靈生命攸司
豈宜舍其有罪殍我羣黎民無子遺犧牲疇供黍稷
弗繼神祀或窮秉誠洗心齋沐告神造雖靡躬情則
篤至惟神鑒之惟神之賜

其二

某等伏念百穀布地二麥幸秋雨澤鮮少恒暘轉亢
實青而乾苗亢而稿風霾熱濁蒸為厲疫饑病枕藉
餒屍載途哀哀我民罹茲慘毒日者杼悃告神責躬
祈福而咸晦未通屯膏罔濟是以雲垂垂而颺興雨

微微而日出土夜濕而晝焦禾晨霑而夕涸某等伏
又思休咎徵事箕範有文祥異從人京傳著訓顧斯
亢陽之虐必由乖政之致某等疆土是職救災寡術
觸目抱懼捫心慚慙每欲以功而補愆神其鑒來而
宥往夫好生者天地之德矜迷者神明之惠尚昭昭
而溥賜庶恟恟而釋懷潔社用陳芬酏是薦我心或
欺神則殛之無殃我民惟神鑒之享之聽之謹告

謝雨文

伏以日者陽亢旱虐饑歉疫癘民弗堪災某等憂懼
靡寧布誠禱神荷蒙昭昭聽察赦愆矜愚憫窮悔禍

三日之內驟颶暴凍霑灑遽至雖土膏禾接禾根未
濡然神之格我佑我亦云驗矣某等伏念天地之於
物猶父母之於子父母不棄改過之子天地宜鑒洗
心之物尚冀自今震雷時奮甘澍普零俾公私各足
黍稷有馨庶報神無匱竭之虞元元有更生之望我
牲鮮潔我酒清冽敢以謝神敢以再祈丁我神惟神
鑒焉謹告

白室銘二首

李子葺室貴州署堂南掃地而鐸壁上繭房聖
窅然而矐銘曰

雖有至潔弗慎則污雖有上智罔念則惑至人皓皓
游心厥初太虛爲與恬御靜驅細人絢志斯追斯琢
役采捐質離竒紛錯維室生闇維虛生明維厥至人
光凝素行介圭之璞玄酒之馨匪伊勿則含淵乃貞
二
夫白生虛虛生明固矣然心與室異乎能新其污而
不能必其不污非室乎非需人以立者乎由中而出
發于言而作於行汝尚安所需乎是故後汝繪事涅
而不緇觀于爾室果異邪否邪

獨對亭銘

獨對亭者白鹿洞書院亭也亭在書院東枕流
橋北崖上朱子舊遊處也其下則峻溪湍灘
撥乃其崖下广而上砥陟亭西向適與五老峰
對又涯間剡風泉雲壑字大如斗亦西向故曰
獨對云獨對者前副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
詳見其所自記後十年而予來陟其亭夫獨之
言孤也對者主宿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
者固謂吾宿也及旣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
若主邪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吾常一往而一
來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



P7

者主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爲獨對不過矣自有
茲峰也周匡氏漢巖下老人唐李白氏李渤氏
率皆來率對宜皆曰獨然而邵公不與也其言
曰仁者壽五老峰壽朱子仁是宜獨對方我爲
之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謂我獨也此其人高
下之倫造詣淺深次第學術端邪之等不於斯
而占哉且匡氏巖下老人吾不知其何人矣然
而白也予知其文也渤也予知其節也夫二者
猶不得獨與峰對然則來主是亭者蓋亦思所
以獨對者已矣予無似追昔從邵公講道許下

究惟易義繹孟氏譬旨乃爲井銘銘曰

厥道流形水行地中道寸之斯湧無卑無崇維愚靡爲
于潦于澮爲不及泉是曰中廢於井斯肇亥位廬麓
源源澄列匪溢匪竭艱始終利孰曰匪力靜止用發
惟義之則含陽潤陰炎寒冬熱勿鮒勿幕九五終食
出時溥施視受爲容吸華茹甘挹之必克濯煩滌汚
費而弗勞爰薦神明以亨以苒彌遠彌馨聖澤攸陶
六合亭銘

仰觀俯察八荒在茲處高見大登之自卑來者敬聽
勿遽勿疑

端硯銘二首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丸礫汝

二

台端若方女式虛內女式越若鈍靜亦乃式乃磨不
磷涅不緇允茲在茲相台

石凡銘

李子獲石焉乎而方為凡焉而銘之銘曰

色乾之清質坤之剛扣之鏗然平直靜方我有嘉沐
度汝其旁汝憑汝依可詠可觴我有兄弟友朋親戚
燕無豐約來惟汝覲朝之夕之汝權汝權人情靡

汝應則一浴露吞烟瑩月烜日孤貞介確光澤
雖有霜霰毒蒸厲飈侵之不入而撼之汝搖哉

孔子贊

鳳鳥不至人莫我知行廢嗟命獲麟竟悲已誦道信
萬世攸師願學謂何小子敬思

大舜贊

聖狂天淵一念則分孟欽大孝孔贊克君袵衣鼓琴
今如見之我猶鄉人鷄鳴孳孳

齊太史贊

崔杼弒其君莊公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

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
乃舍之贊曰

皇天厭德逆徒干經國既無人亂是用丁桓桓太史
抗言討兵舍命不渝蹈仁秉程一門三烈巖巖茂名
三仁贊三首

殷喪厥馭姦宄師師天乎下由神罔攸依國既顛越
我寧獨支何其發嘅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入哉睿思

右微子

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道之
瓊宮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聖朝鮮

右箕子

箕啓存祀干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
實維國楨人之云亡邦是用傾鹿臺玉焚麥秀吞聲
右比干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予觀范龍圖則慕其人嘉其志觀龍圖出處則
哀其時予過無錫秦氏獲觀其畫像我冠法服
莊嚴弘毅蓋得其彷彿焉則又識人心不泯不
然即顧吳更生安所置毫哉予生長環慶間與
故老談龍圖扼元昊事雖古名將何加矣於是

董沐再拜贊曰

有偉一人清明令儀三代遺才百世之師

鍾旭贊

唐有進士鬼之司直夢中誅邪帝寤驚惑雖寤匪寤
內艷外佞曾無如旭是匡是正祿食者鄙我言敬聽
張將軍畫像贊

我崇我官有徒嗶嗶我服我丹有蟒盤盤盤盤者蟒
天子之賜嗶嗶者徒天子之畀何以畀之以伐以征
何以賜之汝陟汝明北徼是清南蠻是平將軍者誰
姓張桓名於赫將軍魁軀長髯戰陣能勇處已卑謙
禮士若訥臨下威嚴動若虎彪靜若女潛將軍之馳
如鳥之過之矢之發當之者破此衛開設將軍實罕
將官豈罕損於自滿於美將軍年始向強髮黧顏渥
膂力載剛萬兵罔雄百戰匪奇慎終如初文王我師
劉文華畫像贊

劉文華者大梁之逸民也修而弗耀老而靡怠
潛於塾顯於醫訥焉如愚有而凶居君子哉君
子哉贊曰

嗟乎文華人貴之欽君也衣布人富之歆君也寒素
利人之趨君篤者義勢人之附君遇則避嗟乎文華

金不出鑛玉隱於璞一壺懸市百錢停卜榮期帶索
韓康膏藥彼曉彼歎我守之訥彼侈彼矜我守之約
嗟乎文華聚衣內文宮鐘外聲間黨敬禮月旦優評
鄉飲是賓古貌古服膺社戩休而安而穀昔稱長者
今觀有恒厥像儼如今儀可徵

空同集卷第五十九

空同集卷第六十

北郡李夢陽撰

雜文二十五篇

六箴

太僕儲先生曰人有六事心事身事家事官事
人事文事空同子聞之曰嗟乎有非在我者焉
如彼何著六箴

心一

不可對人言曰慝言之而不行曰惑行之而不至曰
畫非所存而言曰賊亡是而靡獲自盡則天也

身二

烈女能必其已之不污不能必其天之不愚時之弗踰夫是則烈女也已

家三

有負郭田百畝蒔桑數十株可以聚廬矣進竭其窮退爲耒夫不亦可乎

官四

君子徇道志士徇名嗇夫徇利是究是圖毋覲厥位

人五

信道莫如守己省事莫如寡交君子曰中古貴施報苟以禮至斯應之矣

文六

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爲詞腹行爲道華嗟彼千鈞一髮奈何

六戒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李子讀而躡之著六戒

太察一

容以畜衆察則無徒先民有言毋及淵魚厥昔聖王
瑱耳續目聰罔弗悉明靡不燭

壅蔽二

聖明四目復達四聰縣鼓置鐸維恐弗通顛任生奸
偏聽生讒芻蕘罔遺大道之感

太暴三

勇以陽奮強以義發用之弗端鮮不殄伐受絕於武
桀隕于湯秦政弗戒二世而亡

無斷四

匪陽曷舒匪陰曷藏弗濟以義仁曷由臧孝元優游

漢業用墮衡丁其時空言式悲

後時五

有虞鼓琴穆穆其和及聞善言沛若江河王者之德
應時若響居則山靜動則飈往

遺忘六

衽席萌變蕭牆伏憂遵藝射鹿歸而忘牛武事四夷
海內虛耗垂暮攸省輪臺有詔

榮養堂頌

彼美者堂有南其戶前臨伊闕緱氏嵩阜文杏爲梁
蘭橈桂柱誰其居之樂彼壽母桓桓大夫建旄茲土

夕之晨之登降堂只豐膳孔時籩豆纚纚剝有肥粢
膾有文鯉維是大夫崇志遠辱人以體養我養者色
夙夜寅畏內訓攸服洛水泱泱貫于斯城母氏壽康
子也令名

三仲頌

湯湯涪水流清源巨誰其濟之爰美爰聚珠必駢輝
鶯豈孤翥瑤海旣光赤霄攸煦伯氏明經郎曹發矧
賈帷載奉召棠繼青大國用監汝相汝卿仲游蘭臺
李也黃扉豸冠鷺紳分直彤闈爲草指佞爲羊觸邪
如桂之馨如玉之華是曰三仲一門萃之萃之伊何

三仲連芳歷祀三十乃驗乃彰事有豫定神有前識

易垂餘慶書闡陰陽匪善匪積厥夢詎獲

邃菴辭有序

石淙夫子舊居京國有室一區突靜幽紆左圖
右史前後生徒是之謂菴而稱邃焉愚也竊嘗
慕之而未獲遊也後夫子提學關輔愚始得隨
鄉邦士樞衣講坐下然自恨限於勢分未幾竊
科第輒復違去不得從容左右如菴中諸子卒
業以立於世而有私幸究緒論遵顯則若有自
得焉者雖不敢自謂得其門而入亦不敢苟焉

以自棄乃作遂菴辭以志愚秉辭曰

孫壁兮桂宇葯椽兮在下水滴滴兮溜渠蘭歲蕤兮
當戶菴之構兮何所接紫閨兮崇期菴何爲兮閉寂
窈焚楮兮參差蔽修櫳兮連延錯瓴甃兮委蛇穠空
洞兮內啓豁廉隅兮外直回巷前通兮嘉樹後植通
莫可探兮遐乎可即匪邃曷名兮厥惟菴德菴中兮
何有玉佩兮青衿惠我人兮不貌以心適我人兮可
采可楠可棟可楹兮維菴是學赤帷兮翠幃菴中人
兮西遊斗暉暉兮晝揭嶽巖巖兮夕秋予邊鄙兮賤
夫悵瞻菴兮弗早幸門牆兮未麾矢貞心兮恒保

挽歌辭

中道兮今日何日總帷揚兮苔生於室悵游子兮
西風兮颭颭兮風振悲邈山川兮愁嘆興望城闕兮
魂若崩歷故堦兮弔叢謖白露隕兮霜霰繁椒酒兮
桂漿羞余珍兮杜蘅神曠恍兮若來奄踰佚兮逝不
回柏輻兮杉櫛文幢兮素旌送完壁兮山阿從君子
兮允寧

許子誄有序

正德三年歲在戊辰六月己巳工科都給事中
許天錫卒李夢陽曰嗚呼哀哉許子乃作誄曰

閩產其傑受命端固孤行介直踐道靡豫爰放厥辭
靡屆靡究執言不回貞厲獲咎懷誠匪察清經自効
踰中奮志白刃是蹈義同尸諫信勇可悼伯奇申生
厥履是紹

月塢癡人對

張生含者金齒人也含侍其父南園大夫於京師嘗
從北郡李子游李子居梁也有稱月塢癡人者見焉
見之則含也李子曰子奚斯稱也張生曰含蓋塢於
郡之大保山業正焉月東出則對塢而升光觸形應劃
焉顏破遮映曾入虧蔽流徙放也檻輝堂白枕蠶波

濛含也於是出塢而立仰而視俯而睨恍乎若失已
充乎若有獲也久之塌焉而忘李子曰嗟冥哉且子
忘者月乎塢乎張生曰含始見其岩矸焉木爛焉暝
析實浮虛擊谷冷風淅已而耳更目易迷不知所精
發靈飛飄若鴻翥矯若霞舉不知孰月安知孰塢山
中人有呼含者含兀兀無以應也於是山中人走告
南園大夫曰而郎癡於是大夫乃亟召含問故含兀
兀無以應也大夫乃大驚撫含背曰兒真癡邪於是
遣含復北游於京師夫安一枝者難語天池之運據
腐之爲仰而赫鵠者非其智不如也處小則大者昧

恬於幽則熠乎眩故觀廊廟鐘鼎之盛則事功之心
興覽聲文冠冕之會則進爲之志增與四方豪賢友
則識廣學登於是冥寂可移而癡可遺也李子曰大
哉大夫之教子也舍歸何也張生曰方枘圓鑿雖公
輸不能強之使入故材有異宜性有難移彼巧我拙
彼佞我訥彼通我塞是以諸弗入也京師識舍者不
謂舍弗入也顧咎舍曰子奚不仕舍兀兀無以應也
乃又咸大驚曰南園大夫兒癡舍白笑曰後癡人癡
前癡我癡吾人癡乎寧我癡乎於是月鳩癡人稱焉
李子曰異哉若是則子之癡瘳且去有時矣吾不予病
而子之幸

虛里子對

虛里子問于龍溪公曰敢問處世有道乎龍溪公曰
有渾渾默默惟道之極窅窅莫莫惟神之窟虛里子
曰異乎吾所聞君子礪人之爽告人之穀於是龍溪
公勃然變色曰迂哉遐乎子之言也且子以若爲爽
非欲其靡爽邪若不以子爲欲其靡爽必將曰是誠
詬我必孽子之短還而詬之曰亦猶吾子之礪我也
語若以穀若不以子爲欲其穀必將曰是誠襄我
襄必思以加于子者復之曰亦猶吾子之告我也二

端交戰于中故面然而背詆公與而私忌羣議而單
詛於是有不危邪夫就譽者世之怕情希勝者士之
通患今徒示直以賈禍吾竊於子弗取矣虛里子曰
子成若德焉耳知不知奚恤焉苟有以復我適我乎
益苟孽我奚辱焉龍溪公曰惡是何言歟愚龍溪鄙
人也往有翁出龍溪之野見巨卵五色携以歸伏以
舒鴈居頃之剖子鬼類尾殺蛇身四足青黑班若鱗
是日瑞氛鬱盤紫氣亘上下翁大驚喜祝曰茲殆龍
子天錫我祉龍子性劣惡好緣樹躡石上倒墜生
之日鷄犬咸鳴走龍子又嗜血食翁顧無所得血食
若且怖於是齋沐誦日請龍子詣溪焉適有婦浣于
溪龍子擊殺食之其家因即擊翁曰是翁家物後數
年夜雷電有龍降翁室繞其故巢三匝而去夫今之
欲成人之德者不爲豢龍翁幾希矣故君子之於人
三宿而後見非崇傲也三年而不言非貶行也誠不
通則交不固中不孚則聽不入故楚客以售璞遇刑
齊人以操瑟蒙詬國佐以語盡見殺屈原以言直殞
軀柰何遂汶汶之煩而招訛訛之議乎虛里子於是
蹶然笑曰子之言似矣獨不曰拯溺不畏濡履採焚
不惜燎衣必欲爲渾默宵莫之行必蚓而後充者是

豈可哉龍溪公慨然不悅曰子不聞坤著括囊之文
蒙闡擊蒙之義詩申玷圭之詠傳立守瓶之訓信如
子說則三緘之鑄孔子奚取焉二子爭論不能決明
日以其言質諸中河子中河子不荅鼓柁而去歌曰
瞻彼中洲兮有鳧居居翔而復集兮擇匹而游渴飲
水兮饑餐吾魚夫復何求兮

馬對

秦子北遊京師墮馬傷是時郁郢子亦有霜露之疾
二子共巷而處郁郢子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
曰西不有秦子乎然吾聞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
者邪於是作黃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爲使往遺
秦子秦子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異其事各反於
主而後交焉久之秦子愈先造郁郢子遂及墮馬事
郁郢子強起問故秦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
人馬即不解良惡是以墮耳郁郢子曰異哉言也且
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能盡解其良惡而後
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既不能矣子能終身棄馬乎曰
又不能曰子墮馬傷何曰傷足曰幸若是鄉使傷臧
絡捩脰磔腦抉背毀齒子尚能即起邪殆哉殆哉秦
子聞之驚懼無人色咭咭語曰奈何先生幸以教之

郁郢子曰昔者伯樂學相馬於其師三月不進其師曰可以益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得其骨矣曰未得其神又三月得其神矣曰吾未得馬之外竟盡其師之術乃辭歸於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其聲而會其精睨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馬當是時也而暇於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日僕僕較良惡墮且滋甚秦子於是蹶然笑曰闕哉談也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子以伯樂望予無乃過乎雖然伯樂即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黃牝牡之徒得以鑠金而刺天也誠使人衆議堅伯樂即幸而復生故不得

破其非良也郁郢子不荅憮然有間曰夫物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材美弗朽是謂棄天芻粟豐足怠厥力是謂戕地材朽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之儔是之謂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逐奔電蹠血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鳶並遊豈非命哉豈非命哉昔有獻馬於楚王者王愛之衣之文綉處之華屋席之露牀之安啖之棗脯終其身弗駕也馬慚憤悲鳴蹄齧思効王一日之用王不從竟老死旣下故知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如無用故寧甘心沮

澤之中與鹿豕鳥鳶並遊不願衣文綉之衣席華屋
露牀之安故即有棗脯之餐弗餐也此之謂盡性以
俟天者也且子亦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入者乎
秦子出郁郢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郢子疾亦愈
秦子客久鬱鬱不得意乃卒一取學職往教于楚下邑
郁郢子往餞之曰子記疇昔陸渙馬之說乎子之不爲
天下知亦久矣奈何雖然行古物色子者第行矣

郁郢子解

郁郢子寢疾杜門謝客客無以見也金城段子過武
功康子問曰郁郢子何以不出康子曰郁郢子疾也

段子曰郁郢子必以乎疾奚杜門謝客疾而杜門謝客
是有託者也蓋謂郁郢子忠臣不潔名以暴君君子
不違眾以要勳且未形而彰是曰自戕無憂而戚其
憂必集若誠有正譬諸縣鐸急趨響必及之矣康子
曰嗚是罔郁郢子也吾將見郁郢子明日康子固請
見郁郢子於是郁郢子擁黃狐之裘馮文石之几尚
以白雪之縠強起見康子坐上坐郁郢子休安若山
貌若敷腴徐覘其息俞俞于焉然顧有靡豫之色
康子於是辟席問曰夫子奚病也郁郢子欠伸喟然
仰嘆久之曰康子曰吾誠不能狀吾疾吾始焉怒焉

若饑若思若悲已而輪困於邑怲怲悒悒糾錯積鬱
其狀絲棼埃結氤氳靡絕發于脾索于心浸淫于肌
腸腠理之間克之不見其際究之莫知根柢毆之未
見觸之復起故居則恍焉惚焉恍若有遺步之不能
端履也夢岑岑焉若將舉而控于帝闔家人驚恠詰
予予茫然無以荅也故陳之鐘鼓管籥不知其爲音
之黼黻繁縟縣瓊結綠不知其爲華啖之芳醲珍
烈之品不知其爲甘故飫之不肥膏之弗澤問之莫
可名象而排之不能自解也然徧國中無醫之者有
玄機先生者號靈醫往使迂之語以狀玄機不肯
駕教使者曰能置泰始之鼎無爲之榻坐我廓然之
宇食我切玉之饌元化之美則迂我顧卒不能置故
厥疾罔獲瘳康子出以其言告段子段子曰予聞在
形爲疾在心爲憂郁邳子殆有憂乎

直臣字義

舉人吳廷對字直臣本守子曰字直臣何也吳生曰廷
對者對于廷之名對不直不可以爲臣故曰直臣李
子曰生奚直焉吳生曰佳然避席而請曰直不同乎李
子曰夫博問強記奮辭而駭人曰我能爲逢爲干此
其直以言也而未必有諸氣天威臨於上斧鉞在側

非鑊在前楊眉吐膽能批逆鱗觸忌諱屹然山立此其氣直矣然退而悔焉不可謂心也古之直也莫如史魚孔子贊魚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是矣乃它日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非直之反乎子讀易乎王臣蹇蹇直矣又曰遇主于巷又曰納約自牖一何曲而徐也夫水性曲而木則直二者愚夫愚婦所知也木生石底不側出不獲達而建瓴屋沓水之下也雖賁獲之勇不能使之曲也故臣無二道而直有五義一曰言二曰氣三曰心四曰時五曰勢生也奚直焉吳生曰願聞其詳李子曰夫直人者未有自

不直者也故隱污之行行於家而光大之義揚於國共驩其身而以堯舜之道責君者此所謂言直者也非直之實也故言者其華也氣者其充也心者本也時者逢也勢者用也故直言者必氣直氣者必心識時者先幾審勢者有爲五者而能全則聖矣殷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孟子論氣曰直養而無害易曰敬以直內學之事也通乎上下者也生也奚直焉吳生於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大哉對也往謂臣之直也問焉如贊焉已矣諍焉如雲焉已矣犯焉如兇語黑子云焉已矣而不知直之義若

是浩也乃今聞教矣

維極字義

劉峻字維極何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峻者高大之名然不極不至天不天不可謂學也故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猶山也故咸稱峻焉繼之以極夫然後高大備矣孔子贊堯曰大哉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而史臣亦曰克明峻德史之峻孔子由天歟惟堯極之不堯則之哉而論者則曰六爻莫極于上聖人訓辭垂戒焉故龍極曰亢城極曰復于隍鳥極曰翰音登于天而不知易時也有位焉二者非在我者也故道以極成時以極厲位以極危成以達天時以規動位以行時而後學之義備矣峻生長匡嶽間瞻崧高者也而復業詩書誦法孔子末遊予門予名之曰峻請字予曰維極請字義予曰云云峻乃曰天曷能即至也夫孔子不云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董生兄弟字義

董大夫遣其二子見李子李子問焉長濶次潤李子曰二子冠乎禮冠而字之吾字汝矣二子請焉曰濶字汝巨源潤字汝真玉請義焉李子曰吾聞君子之

名其子也必昭物以勗忘其字人也必廣才以章義
義以闡訓訓以副名名以責實夫然後父有其家子
有其身名無忝實字無辱勗夫瀾者源之達而潤者
玉之發也故君子測源於瀾揆潤於玉瀾以觀道玉
以比德即末以驗本緣用以占體巨小相形真僞以
別故弗巨弗長弗真弗光長則瀾湧光則潤永湧以
知巨永以知真是故軻之言道也稱瀾焉繼之以明
以光懼遺本也記之言德也稱潤焉繼之以密以栗
思務體也子亦觀水平乎江漢河淮天下之至瀾也然
其出岷也嶠冢也崑崙也桐柏也非其本細而末巨
也亦觀玉乎瑜瑾瓊瑤天下之至潤也然廉而不剝
其聲清越乎尹旁達氣如白虹非其體僞而用真也
是故君子志道求達考德視發於是乎有瀾與潤之
名達必先本發以後體於是乎有巨源真玉之字本
植體實訓義乃行於是名副字彰父兄榮之師友成
之身無損名家無棄子斯古今之共義也

弟汝含字義

二十而冠冠而字禮也弟生三月先吏隱府君名之
曰孟章矣十六歲而弟通詩書大義能爲絕句詩責
以成人之道可也於是冠弟字之曰汝含在坤之六

三曰含章可貞夫剛柔相雜而成文之謂章患其不章何以含之坤順道也六三居下之上得位之象人臣有美含之歸功於君坤之道也嘗觀天下無分外之事君子亦惟求其在我而已是故有所自足於內則無待汲汲以求見乎其外先王制禮盛服必襲德旌必結則服飾之章晦博文強識而讓則問學之章晦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則章于事業者必晦况三方進而位不中者乎故雖有美含之不敢挾才能而躡進坤之道也得坤之道可以常久而無咎故曰可貞夫聖人之言大小前後不相背引而伸之自功業之大問學之切服飾之常細求乎言動起居苟非分外之事殆未有可掀揭以自銜譽者可不含歟有美含之而况未美者歟汝含省察無功涵養寡力有長惟恐不揚有能惟恐不知出必修其貌動必華其服又強毅多悔吝是未能有三之章已不能含矣况有之而能含歟君子退則修己進則事君所以自修者掀揭銜譽如此它日得位其不可貞也較然矣可不戒歟汝含柔順體坤之性直方大法坤之德足于內而無待乎外居三則以時發進之于五則美在其中暢于四支發

于事業其章也至矣終舍乎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謂其文之章也至矣終舍乎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此字曰既其章也至矣終舍乎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其章也至矣終舍乎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至矣終舍乎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終舍乎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舍乎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乎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上同集卷第六十



空同集卷第六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雜文八篇

化理上篇

或問電雷空同子曰吁胡叩淵于淺人雖然竊聞之矣是陰陽搏擊之為也曰有鬼神形者何也曰氣動之也氣散則散凡神怪隨氣之妖祥亦有人物形者皆忽然之變也星之妖為攬捨天狗彗孛等亦氣之生散唐一行北斗化七豕是也

正德二年正月一日日合歲空同子曰予蓋親睹焉

月體不滿規日大而月小乎凡月食既則輪盡黑無餘欠乃益知月體小於日

天與水違行訟天一生水天水一體違行訟者訟詞兩而事一也

五行金木水火四氣不內邪邪入則壞惟土內于汗變則化化則神此土所以貫四時而獨功也在人脾為土游溢精液輸灌肺腎肝心不然百物食之腥羶臭味穢雜于胃中何以發神明而行變化莊子云神化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化蓋言土也

用先土生先水天一生水必資始之道也故人命門在腎極黑之夜人坐亦明陰中之陽歟猶水之中明歟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檜不棲蟬熊豹之皮不上蟻

天道以理言故曰虧盈而益謙地道以勢言故曰變盈而流謙鬼神以功用言故曰害盈而福謙人道以情言故曰西心盈而好謙盈謙以分限言耳非謂消長升沉也而俗儒不知類以日月草木等當之悲哉月有虧而無益草木有益而無虧若以凋落為虧則謙者不凋不泐邪

天地間惟發身色人安能不溺之聲色者五行精華之

氣以之為神者也凡物有竅則聲無色則澈超乎此而不離乎此謂之不溺

德者必福工人相與之際若求焉者無心之心也求福不回人必天也介爾遐福天際人也壽考不忘言壽考之求德心如念念在之也禍福之幾捷於影響察之乎察之乎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於上則生於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雨雹謂十月真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

易獨言象象者懸一以會萬者也又一一者象之所由始也一以會萬故得象而忘言萬以會一故得意而忘象它經言一理則止一理言一事則止一事

雨一也春則生秋則枯風一也春則展秋則落雪一也冬六出則益春五出則損水一也鶩鴨則宜鷄濡則傷土一也夏至則重炭一也冬至則重物且爾况殊哉况殊哉

或問人性上人何也空同子曰陰陽必爭也二氣旋轉塊北以負勝為寒暑是故晴和之日少而風曠之時多斯陰陽之爭也人秉其氣得不上人哉

或問化權空同子曰陰陽代更必爭而主之者行如
春主生即惡風凄霜無損於拆萌如冬主藏非無晴
和之辰而黃葉愈增故曰化權權者謂主之也有官
之義焉官之者權也能權移輕重之也

東方蒼龍七宿中曰火心星也心昏中則夏木生火
也人心屬火故名火為心詩七月流火是也斯皆自
然之數也火秋則流而下以火不生金故不復中於
西而二十八宿西者虎北者龜蛇東者龍南者鶉皆
自然此象非人假借之也壯之象二陰二也空同子
曰予往在玉虛觀見其像設問道士此何神答曰皆

也慮人不敬畏故假名借像耳如王靈官即心星
也散燭而火輪

壯者至陰之地陽之根窟故日照三面如人之背至
陰不自見至靜而動者出焉非此則無根無根則其
用窮也人五臟系于背背有神舍故膏肓病則無鑿
膏肓者根也

夏易首連山天下不止不動動根止商易首歸藏天
下無陰無陽陽根陰周易首乾天下非陽不統故後
天尊陽

化理下篇

夏則伏者傳其所尅也秋冬春不伏者子承母也伏則蒸濕者土氣也助金生之也木生火故日東出日不照北以水也夏至日照三面亦不北月西生者金生水也月不北者從日也又借日而光者也又陰不獨成者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不相妨耳桃榮而梨枯麥秀而穀稿則妨矣百步之內茂草各遂一不遂則妨矣虎肥而鹿瘠馬健而牛羊羸則妨矣

斗七故天之數多準七二十八宿皆七也左氏曰天以七紀是也日月五行璣政亦七易曰七日来復極永之晝時七則回夜亦如之詩曰終日七襄是也僧家竊其意義是故數亡人用七

人皆曰中國天地東南隅耳又曰萬物齊乎巽故中國文物聲教獨懿然燕之土盧盧龍塞是也盧黑也江之南石之色皆赤中國之四方不見乎又星曆驗之測景臺郭守敬量天尺亦樹嵩洛間則中國不有中乎佛者竊其意乃曰天地有幾部中國者南瞻部也

或問海市李子曰此處偶有此怪異氣耳夫陰陽五行氣化不齊濱海之邦海錯萬殊廣之珠滇之石壯

之聖南之鯀淮之蟬吳之蛤能盡究其所來邪事有不必辯者以其非急也有不能辯者以其非理也不必辯如海市鳥鼠同穴象膽四時在四脛之類是也不能辯如豕立人蹄人死託生之類是也人不能自見其腦與背病之來也忽而痛忽而止忽而寒忽而熱自不能知之而好奇者每每辯其非急求之理之外乎

夏之初月高其圓也低冬之初月低其圓也高進退之義也

人之五臟各自其喜生腎虛者嗜鹹肝虛者嗜酸凡人之脾胃喜之則味佳不喜則咽之不下亦自喜生之

之歟口脾之屬歟

濟之性勁其源出于晋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為百泉為衛水一支為濟源出山東為七十二泉大抵天地勁氣在山西人之性勁天下其鐵亦如之所謂并州剪刀者也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瀦為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

五行火無體在物則藏燃物則用用盡則息五臟心為火炯然中伏遇動則發不動則已

干支在時五日一周在日兩月一周在月五年一周
在歲六十年一周朱子謂六十節者此也
十二支子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木人見漆則傷
猫見寅人則銜其兒走徙其窠昨問劉南宮劉曰是
真有之也不但取象朱子論乾馬坤牛震龍巽雞坎
豕離雉艮狗兌羊曰此取象亦自有來歷非假譬之
由是觀之十二支象亦真有之邪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未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
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電光墮地則石氣非不
形也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

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者也朱子本義主樸
乎

陰陽貫錢四時一緡錢亂而成緡已矣向背上下難
仍也四時成歲已矣明晦兩暘難仍也

離為科上槁木盛火藏於內助其盛木槁火燃其外
灰其槁人水火濟而生者也生則神棲目離為目也
水絕則死以槁而焚也人槁則神先去目

空同子省穡坐其塲麥將颺候風焉田老曰風之來
視雲雲之方無風也已而四方雲風來李子詰之田
老曰風即來無定方斯謂斷續之風也不信冷颺焉

麥果四落李子曰嗟斯可以觀心矣夫風無不入者也雲猶格之况心乎况心乎

後天之易退乾西北長子用事退坤西南長女代母然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傳稱觀志易戒無成又家有主母則悍奴奪氣如漢高不廢呂雉者斯何也空同子曰用事者六主之者二是故六氣代謝而乾坤常行也故曰役乎坤戰乎乾

秋之雲闊而薄故其雨微夏之雲獨而湧故其雨注化氣亦專而後壯者勢然也轟雷徧四海凍澍盡八埏天地能之乎故言仁智必曰勇勇者專壯之義也

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其渙也文隨之而生者亦天下之至變也天地之道一耳齊生而槩歛則其功不普物之生歛有先後而無棄遺者變化之漸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化極而不生不歛則萌者始枯實者始槁斯傾者覆之也非變化之罪也

小人多君子少何也陽一陰二也陽生於陰也小人必壞者邪也福善禍淫之道也陽生於陰者男自女生之証也

元氣正行已矣成歲功已矣非無邪惡妖穢之氣任之矣任之者俟其盡自滅也彼即溷溷無損於歲功

斯天地之大也堯舜之治亦其大焉矣非戶戶人人者論也

時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月甲子兩月一周周六而成歲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為三百六十倮蟲三百六十而人長之毛蟲三百六十而麟長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長之介蟲三百六十而龜長之鱗蟲三百六十而龍長之皆六之則也木水用陽六甲六壬火用陰六丁而土金不用

或問舜入井以孔出空同子曰既入井顧安所得孔哉即有孔象獨不之知邪曰若是舜胡由出曰神為

之也漢高祖大風破圍光武六月之冰宋康王泥馬渡河古來真天子恠異多矣况舜哉此等不可知亦不可窮

物理篇

道理一橫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故真草篆隸不變槎三才而獨立者也變之非王也

人食蔬穀不害食果菰害木尅土也木味酸木生火

故食果菰多則酢而內熱

木實曰果
草實曰菰

雀乳雛四月四五月五六月六夫曆者聖人節天者

也鳥知四時已矣知月乎哉

麥種之秋而焦于夏火尅金也麥穗直而芒有兵象
馬穀種之春而焦于秋金尅木也穀穗垂而毛有木
象焉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然寒蟬螢北京有之
矣地之異邪冷使之邪江之南不產荆棘山不產櫟
柔之義邪孔林不產荆棘仁邪

空同子之廬有蝠馬多而穢令撲馬撲者無始而有
終也問馬曰始撲之逐馬逐逐擾擾其獲也少中立
廬之中俟馬至則撲之故其獲多甚哉一之應馬也

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矢拘而泥玄鳥生商武能
肇姬尹之空桑陳搏之肉搏斯於理能推哉空同子
曰形化後有氣化焉野屋之鼠醢甕之雞其類已
桃杏仁以殼內含生生故曰仁孟子曰仁人心也又
曰仁者人也以生生言之也

髮血之餘血陰也髮黑者水之色也白者反從母氣
也凡物極則反

松栢蒼然梧竹踈秀茶梅冷淡荆棘針樗櫟臃腫芝
菌靈異荼蘼穠弱廉葱海棠艷並育而同生氣之變
化然也文固難以拘論也故文必曰如此如此者皆

拘之類也

雙生以後為兄者昧化理者也凡產必先動謂之回轉無碍則首始下首下則生矣即以受氣先後疑則回轉時先氣者先出矣斯造化至妙之幾所以全母子者也予亦雙生子先生者體大差長亦獨先斷檝攬為楫撥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歟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

席具化理其筴一橫一直者二儀也一顯一伏者陰陽也一筴顯伏者陰陽一道也筴必錯三而成文者三才也織之必自中起者極也形必方者四方也制

器則孰不由之而人知之乎

壯之士信南之水廣故其人智士信北之水廣故其人信南之水廣故其口間鼻隆故壯人不相鼻口間故南人不相口信而偏故其性慇智而流故其性飾水尅火然火水既濟木生火然火焚木何也天下有一氣之害二氣之交也

海翁忘機則鷗狎百里奚忘祿則牛肥祿亦機心乎禽鳥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興空同子曰弘治初予蓋侍朝焉每鍾鼓鳴則鳥鴉以萬數集於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

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興王之國舟泊龍江觀烏鴉以萬數集江柳向王舟鳴噪亦今中興之應歟今人家喜鵲憂鴉亦氣之先歟寧陵符生舊稱老鴉符家言環庄樹皆鴉每鳴噪妨人語今多事來鴉亦不之來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言直音言曲樂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諧者也如啄啄呼雞落落呼猪咄咄呼馬驢苗呼猫鴛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謠如今里巷之

詞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中板眼所謂知音者及問其出其呂其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而後知樂解者未達乃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彈琴六馬仰秣為禽獸知音夫作樂而獸舞鳳儀斯感通之妙非聲音之末也昔有鼓瑟於池上者調及蕤賓而蕤賓鉄躍之出亦謂知音邪

天道虧盈而益謙繪事其証乎凡繪不及則是過之則非如繪人分寸亦人若六七尺則非人以人長五尺也物皆然又如繪朴野幽寂之形則雅如草村茅廬踈松片石疲驢破帽則雅若繪樓閣金碧凡富貴

事則俗矣吁天之虧盈不顯哉不顯哉

鳥之性南向鴉鵲晨南昏北蝠昏南晨北南出而北
還也鴈之南也鶴鶴亦南即鷓鴣鷓鴣梧桐黃雀之
微亦南不問遠近但見其南耳

生性難移如草木之蔓之直故人剛柔之偏變之為
剛善柔善有之矣若欲剛為柔柔為剛能之乎

天之生物主於用龍用天故雲馬用地故健虎用山
故風牛主耕故柔馬主行故不寐豕主食故一乳十

七八推之物皆然而仙釋之徒乃欲棄人倫絕群類
高飛遠者羽哉如生才亦主用大受小受即有湮淪者

鮮馬用之時義大矣哉

王生善聽聲聞丁公馬蹄聲曰旬月必拜相又聞其
蹄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名位素定
矣易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知宋宰相乘馬今
達官肩輿行謂馬卑也唐宋拜相則築沙堤或以便
於馬

禹貢山川多與今不合何也空同子曰自河之入淮
也破滎澤孟諸芒碭諸陂今皆耕牧地耳流謙變盈
滄海而桑田古今能合哉

車陸象鳥舟水象魚蓋不能不圓席不能不方智者

行其所無事已矣私意鑿之哉

空同子圍爐而觀銅瓶之水熱極則響轉微乃喟然而嘆曰嗟至先不耀至聲無聞天之道哉天之道哉凡欲人知者非足者也凡人不知而悶者欲人知者也

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天下之毛多矣繁令必曰牛毛者何也空同子曰牛之毛於人獨無用用之無益也然則繁令者可不鑿哉

味生色故染絳必以酸義生味故吟詩必用色

嘉靖六年四月舞陽之野麟生於牛其夜火光又其

聲雷又見其角而麟以為妖擊之口吐火斃頃又蘇

瘞之士又自起聲轉雷擊碎首乃死見者謂麟也野

人懼扛之省城然誠麟也古謂麟一角然此則雙肉

角麟馬蹄此則牛蹄古謂鶴胎生今鶴卵生豈傳者

誤邪抑形有變邪此似麟非麟者邪古又謂牛馬交

則生麟此牛馬交者邪龍與馬交則生千里馬汗則

腹下麟

嘗疑大學絜矩又疑平天下不言準而言矩今乃知

方圓平直一道矩盡之也矩為方削其角則圓矩為

平直其尾則平不直不平也陣法五變亦方變圓或

問方能圓圓不能方何也李子曰陽根陰也
鉅之蔭大平直則入木不行必有齟齬俗謂之料斯
濟變之譬也夏駕之馬不羈之才用之易效
聖人貴智亦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鰕魚性痴見人則
樹其鬣謂人懼已也又其性畏寒西方有鳥曰半翅
者亦痴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杖擊之得也鱖魚
入網輒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鷄愛
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乾為駁駁鉅牙食虎豹一名茲白空同子曰凡物食
物天生相制之義非但力之也駁未必力虎豹虎豹
食麋豕牛馬麋豕牛馬見之則顫而尿斯有制之者
非力之罪也如豺小而降虎豹是也在人如君制民
夫制妻在禽如鶡搏兔鵲擊鳶

治道篇

或問哀帝屢誅大臣而卒不威何也空同子曰人主
以無為為威有代天之相則百官自正有執法之吏
則百度自貞君何為哉故自用者小侵下者煩煩小
之政挾之誅戮則人心離矧哀帝非正己之君乎賈
氏曰廉遠地則堂高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者止之之義而揚者

彰之之名也火在天上既無所不照物無遁形善惡畢露使遽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勝罰之邪又能盡爵之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過過之不過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有非我者過之揚之吾何心哉真偽兩在不逆其偽功罪具疑則重其功上之道也群居而和一君子每蓋數小人陽統陰也私起而爭一小人每害數君子陰賊陽也反復之道也天地能使陰無哉在統之有道耳

衆美容惡群惡不容美如華屋有穢只見其華而茅
之下著一雕器則詫眼難觀矣故衆君子中不無
小人而群小人內絕無君子故治朝君子七而小人
三不害其治而亂世容一君子不得

言治者必曰唐虞何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也堯在位一百一十年舜在位八十年又禹繼之則二
百餘年矣即有堯舜而年或不及則於變亦難孔子
言王者必世而後仁謂此也

郊上辛社稷上戊祭孔子上丁戊在丁後故先丁如
十日丁則初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以丁不常十故
人鮮知一日之戊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

從初十日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無諸禮者竟寢不行

大人以天下為度書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言度也論相者曰鼻吸三斗醋曰腹內好撐船亦以度言也相必言度者以狹人氣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窒窒則膏天下之務大人恒澄明澄明則鑒物也今人但知宰相包容不知包容中有鑒也不然模稜胡塗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天地父母萬物聖人父母萬民其心無一息忘之故孔有莫知之嘆孟有不得已之辯即如父母育嬰兒有一息忘之邪

莊周齊物之論最達天然亦最害治使人皆知彭殤孔跖同盡同歸則孰肯自修或又知清濁混沌金石銷鑠孰彭孰殤孰孔孰跖肯自修乎故曰害治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人之病痰火八九十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盡去痰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

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關羽威振華夏陶侃千里不拾遺亦風耳李斯論囚渭

水為赤而關東盜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其誓以君行故其詞嚴胤征以臣行故其言詳一君二民之道也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命之天者也天生蒸民其命匪謀秉之人者也命一也蕩之世乃辟乃匪謀乃有初無終皆詩人疑恠之辭也天不酒爾以酒不義從式言酗酒者不制之義酒伐德故懲爾止又亂性故無明晦號呼俾晝作夜者靡明靡晦也斯自事耳非天酒之也顛沛之揭者本實先撥也非枝葉之害也治

天下有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

人無賢愚嗜酒必跲然紂甚是故詩書言酒禍於紂

居上貴寬太寬則弛臨事貴簡太簡則漏故曰寬而栗又曰敬而行簡

聖人重祿位者本人情而順天心也天之禍福主德人之好惡主利孔子稱舜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書曰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是以名位歆之也詩亦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聖人豈內好爵而外隱約哉民之

所好好之又天以是報德也故今將喬其官則高廣
紅黃夢寐嘉美星命拱吉固知天未始不祿之重也
人曰期人以名位不若勉人以德業空同子曰無其
德無其業無其位無其名即有之幸
耳矣

空同子曰使孔子得位二帝三王之治難哉或問何
難也曰堯舜禹之世則有益稷臯契夔龍湯有伊尹
萊朱文武有太公周召孔門惟一顏子王佐才不幸
而蚤死設使孔子得位則參雍游夏季路輩能為益
壞諸人事否乎以沛中豪傑南門貴人觀之則佐命
未生亦孔子不王之兆也

為政在人非其人而用之則不官取人以身非其身
而取之則不人不人而曰世無人不官而曰世無官
有是理哉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霸劉基徐達李善長等固元生之也我太祖用
之而興世無人邪有人邪

鮑參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
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空同子曰
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
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

聞之先生曰銷元氣者苛吏也苛則刻則不恕則怨已凌人則訐人則伺察人譬無疾而藥索五臟之未形

今之弊官不久任國初臺省不甚通如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使久則入為左右都副則左右副僉則左右僉如知府久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察左右使久則入為部侍郎尚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繩糾之權民吏無不更事之嫌今臺省既大相通融而任又弗久也蓋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利數遷大相寅緣求速故私奸易規避大事無了絕途路迎送糜

費者一官至民不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為小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參議等或年資未應轉又為更調法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縣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等甚者巡撫都御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古之良吏久任獲之也漢世為吏者不長子孫乎凡治朝皆然

孝廟不立貴妃是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誚之誚之者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嗣之道也是故一傳絕

曹志秦秀庾純父子皆切實之才晉武怒而不采郤
詵阮种華譚直辨博之士則上第登庸斯取人以身
之証乎

太宗時郗楊一老儒詆斥濂洛之學上之所著書
上覽之大怒閤臣楊士奇力營救得不殺遣人即其
家盡焚其所著書空同子曰盛世之君有道哉記曰
一道德以同俗故異言亂政

詔令足以占朝廷言有遺慮則知野有遺賢矣故朝
有王臣則其言王朝有霸臣則其言霸尉佗得漢文
書即撤黃屋奉正朔竇融得光武璽書嘆服曰天子
明見萬里孰謂詔令不足占朝廷哉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如聚財強兵非不為上然非為
德拔引私昵非不為下然非為民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若固有之者註曰不
以位為樂非也樂者對憂之名不以位樂以位憂乎
既若固有則憂樂俱泯豈必不樂而後為不與哉獨
言舜禹者以其得天下易也

成康刑措之治召畢壽考夾輔之功也不然康之世
其難哉或曰任之而不疑二王不賢乎

春秋諸侯出告廟則書至則有飲至策勳之禮所以

敦孝敬而防游佚也聖人之制禮不其微邪是故僖伯憂如棠

和氣致祥而治世亦蓄天心仁愛之歟乖氣致異而叔世亦瑞燈滅必光耳或曰治世蓄在朝廷而瑞在天下叔世瑞在朝廷而蓄在天下

論學上篇

知易者可與言詩比興者懸象之義也開闔者陰陽之例也發揮者情往來者時大小者體悔吝者驗之言吉凶者察乎氣

陽已回則天寒愈劇人將亨則困益至故禍敗萌而氣焰愈熾福祐臨而拂亂益深三代之學必論天人之際以消長倚伏非斬然而來也嗚呼易備矣詩書詳焉今之學者知之否乎

空同子曰暑日但靜坐則心便定心定則涼然老人不能也道心者借血氣行者也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身衰則行之自難也孟子亦曰壯而行之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遷史序驪姬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該故其文極如此論文天下無文矣夫文者隨事變化錯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約大約傷肉

不必該大該傷骨夫經史體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
畫者形容之也貴意象且且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
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文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寢備
矣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
約之務為湔洗為齜牙為剜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
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
或曰今之材松柏故易摧古之材金玉故難朽予曰
金不鑄玉不琢古而今矣松柏非棟梁不斷今而古
矣或曰斲之人摧之已今之材自棄哉予曰不鑄不
琢無害於質斲之摧之質斯毀之歟

涉疑而徑詢於長則瀆聞譽而專叩於已則損故夷
齊知仁桑戶知簡謂之善問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君子不下帶而道存
焉記曰視不下帶其言至近然道存者何也視上於
帶則傲下則戚傾則奸無是三者非道乎故曰善言
或問詩集自序謂真詩在民間者風耳雅頌者固文
學筆也空同子曰吁忝離之後雅頌微矣作者變正
靡達音律罔諧即有其篇無所用之矣予以是專風
乎言矣吁予得已哉

張東海韻辯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

東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
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
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
損信如此言則冬江貞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
說去聲哲不得哲去聲邪今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
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韻其來也遠沈特
校定之耳嗚呼傷哉

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素佛之應哉人心係則
難脫

惟聖罔念作狂斯反之之聖乎衛武公抑詩如履薄

冰臨深淵是也或曰聖矣念罔乎曰生而知者無哉
然有陽心焉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激生於忿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人自聾自
盲耳音色使之哉陰陽消長五行生尅發之聲為音
吐其采為色騰之為氣滋之為味天以之成人以之
生貪者戕淫者荒音色之罪哉毀量折衡而民不爭
民之爭量與衡使之哉黃鍾者累黍而成隔八相生
萬事由之自然之數也量與衡所由起也聖人則天
訓民已耳非有心為之也凡此皆忿人之辭耳故曰
忿之辭激元結之文激亦忿人非邪

枚氏七發非心於七也文渙而成七後之作者無七而必七然皆俳語也夫宮室服食游獵諸等君子耻言之而乃侈之又相襲言之邪漢之崔傳魏之王曹晉之張陸皆一代之偉也亦爾爾邪今俳人作院本名一文錢戰到底祖曹植七而為之也

序卦有過物者必濟然過曰賢智則過亦難矣過猶不及思中行而與之者立教之經歟

志不在卑而不力求之思而不學者也有終身焦勞而不獲者矣力求之而心無達焉學而不思者也有終身研磨而弗獲者矣

敬生於愛者厚生於畏者嚴生於德者久生於尊者暫

愛生於公則徧生於私則偏生於真則淡而和生於偽則穠而乖生於義則踈而切生於欲則昵而疑特立之士必無徇人之為徇人者必同也心無義理則狹舉目無可意事故曰盡心知性

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馬似而已矣是故賢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

無文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或問何謂空同子曰
嗟宋儒言理不爛然歟童稚能談焉渠尚知性行有
不必合邪

流行天地間即道人之日為不悖即理隨發而驗之
即學是故據陳言者腐立門戶者偽有所主者偏
古人言必稱先王不合則疑疑則闕今人弗合則詆
詆則仇程子曰自點檢不暇尚暇點檢人邪人之患
在好為人師詆人者必好為師者也

杜甫見道過韓愈如白小群分命文章有神交有道
又如隨風潛入夜水流心不競出門流水住等語所
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也

或問典謨訓誥不言權呂刑輕重諸罰有權一端耳
空同子曰夫權者權其變以適中者也故變而後權
夫聖人在位允執厥中又用其中於民矣何權之言
哉曰舜不告而娶唐虞禪湯武放伐非權乎曰夫身
或遇之行之矣又何言哉曰孔子每言權何也曰高
而無位於是發其微以詔來且春秋之世何世矣曰
孟子七篇大半言權何也曰戰國之世又何世矣孟
子不發其微天下不以謀數為權乎吁大哉予何敢
忘孟氏之功也孟不生孔其熄乎矧帝王之心傳或

又問漢儒空同子曰反經無道無道何權矣聖人之
權輕重之以適中者也非反之也問宋儒曰宋人不
知孟子又安知權故心帝王之傳者必孔孟心孔孟
者必知權可也曰若是則宋儒得位不興三代之治
乎空同子曰吁難言哉周程其大矣宋之開國者誰
歟致太平者誰歟應變定傾者誰歟固非斯人之流
也吁難言哉然周程其大矣

孔門曾子傳大學子思傳中孟子傳權非權則中不
中非中則大學不大學

情者性之發也然訓為實何也天下未有不實之情
也故虛假為不情

論學下篇

術異者終罔吉泄化機也京房郭璞其人也文異者
終罔吉發神秘也遷固蔡邕禰韋陸其人也貪盛者終
罔吉犯止戒也好訐者終罔吉悖厚訓也好殺者終
罔吉戕生道也
古詩妙在形容之耳所謂水月鏡花所謂人外之人
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於是求工於字句所
謂心勞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
如躍如有而無無而有

小子何莫學夫詩孔子非不貴詩言之不文行而弗遠孔子非不貴文乃後世謂文詩為末技類賤之何歟豈今之文非古之文今之詩非古之詩歟閣老劉聞人學此則大罵曰就作到李杜只是箇酒徒李杜果酒徒歟抑李杜之上更無詩歟諺曰因噎廢食劉之謂哉

色厲而內荏內柔而外剛也色取仁而行違內陰而外陽也

趙宋之儒周子大程子別是一氣象胸中一塵不染所謂光風霽月也前此陶淵明亦此氣象陶雖不言道而道不離之何也以日用即道也它人非無講明述作之功然涉有意矣

大人赤子心一耳擴之為大人未擴則赤子如草木始於萌以出土時分量具也培之使之足已耳非能矯之使增也如松參天栢盤石桃李能之乎

近有以格致為非者此義外者也又曰守之心為格致此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也孰謂今之世無告子哉

人之目一塵不著而心亦然一塵則碍見道亦然一塵則不透又如鏡然一塵則不瑩鏡無妍媸人自妍

媿鏡不塵人自塵月不雲人自雲

晉人字傳之今無不精妙者然比之義之則下矣神不如也義之字輕重操縱獨神而十七帖為最

理欲同行而異情故正則仁否則姑息正則義否則苛刻正則禮否則拳跽正則智否則詐飾言正則經否則簧色正則信否則莊笑正則時否則諂正則載色載笑稱焉否則輯柔爾顏譏焉凡此皆同行而異情者也

人之偏甚於蔽蔽易通偏難回難回則堅堅則僻易通則開開則復

多言畔道故曰訥曰慎曰謹曰寡曰默曰時凡與人談簡言少失矣張訂頑足矣乃又正蒙故於道畔歟如太和謂道性無形聚散為容形太虛冰水等語非畔歟

六經言利而孔孟不言利經言利利正也孔孟不言利謂非正者也公私之別也然夫子戒利辭更嚴謂多怨謂小人喻故於利則罕言以利非貞鮮不壞者書之言多西土之音如呼我為台本奴來切至今西人音猶然而註者訓為怡又如西人謂都是為純而純其藝黍稷謂都是黍稷也今訓者為全又西人著

力幹此事則呼為所而所其無逸王敬作所今訓者
以為居處而無言也
古人重威儀而詩為詳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以身言
者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以德言者也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以事神言者也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以治民
言者也大學赫兮喧兮者威儀也以學言者也旁見
之六經遠証之三代儀禮三千皆欲人制其外以養
其中書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詩曰顛顛昂昂萬民
之望而今無知之者悲夫

孟子論好勇好貨好色朱子曰此皆天理之所有而
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是言也非淺儒之所識也空同
子曰此道不明于天下而人遂不復知理欲同行異
情之義是故近裏者諱聲利務外者黷貨色諱聲利
者為寂為約黷貨色者從侈從矜吁君子素其位而
行非孔子言邪此義惟孔知之孟知之朱知之故曰
非淺儒之所識也

有恃必壞恃勇者亂亂必亡恃才者凌凌必傷恃壯
者縱縱必夭恃勢者驕驕必戕孟子所謂生憂患而
死安樂者也

高必自卑大必由衆故自高無卑無卑則危自大無

衆無衆則孤得丘民為天子衆之謂也無得罪於群
臣百姓卑之謂也孔子曰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
麩藥為酒酒成而麩藥棄讀書求義義精而文字捐
故泥書者謂之糟粕

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漢以下儒者只
言富貴如浮雲過矣斯中庸之鮮也周茂叔君子以
道克為貴而曰塵視金玉銖視軒冕如其義亦塵銖
之乎

孟子不談易以孔門不易言也論語加我數年與不
恒其德耳孔子傳之參大學不言易參傳之思中庸
不言易思傳之軻孟子不言易以是知孔門不易言
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春秋終始為麟魯西狩獲麟孔子乃始取魯史筆削
起自隱元故曰始於麟筆至獲麟之文遂止不復脩
故曰終於麟

道貴簡默非但慎謹防易與煩也有道者其言自簡
聽言亦簡不費辭說而情偽了然也言約而義盡故
自簡易曰吉人之辭寡

象與義至精者莫如頤頤口輔也養也象曰君子以
慎言語節飲食口之出惟言語入惟飲食故其象視

宅卦獨精養德莫如慎言語養身莫如節飲食故其義更精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賁也顯之義也故曰上下察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至者極至之義精而微者也朱子以全體言非也即以夫婦言之二五妙合聖人知之乎孔子不幸而出妻聖人能行之乎故一事有一至全體有全至下文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即上下察也天言天地言淵也察者飛之躍之也斯謂之至亦全體乎

事勢篇

論樂毅者謂不即下即墨莒而敗空同子曰細人哉斯言周之克殷也周公君陳畢公繼撫其餘民多士多方諄懇未服也乃毅能旬月而收齊衆墟其城郭夷其宗廟食其倉廩稅其畝畝役其丁夫邪即使無單之火牛火牛不止一單矣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

則取之萬世之鑒乎

柳氏謂箕子佯狂意紂或崩武庚幸立無人輔之空同子曰細入哉斯言箕子洪範數學之源也乃獨不知天命去留邪微子去之亦為輔武庚去邪武庚可輔之君否耶

家曰齊恩斷義也如刀切草國曰治緒而分之也如理亂絲天下曰平因其好惡而均之也如平道塗斯大小遠近之義乎

子孫貴而賢上也賢而不貴次也貴而不賢則下矣貴不期驕不賢則淫淫則蓄其身不然必其子孫矣子孫非生而不肖則觀效為之矣人家世修積而後貴子子貴而不賢則家未有不破者富貴之淫也天地間皆性也獨人貴者自貴之也失其貴則賤惡至矣有草芥犬馬之者矣夫草芥犬馬不猶有愛之者乎

斗筲之器管仲之器雖小之然器也今之材雖小無之矣何也成而後器今未成而毀之奚其器

人有未學而仕者矣有初仕而壞者矣女有未笄而歸者矣有未歸而穴窺者矣瓜果未熟而市鬻之矣五穀未克而采之食焉矣始秋而萑葦箔矣十歲而

冠者有矣布帛日短矣斗升日巨矣工日粗矣商日
偽矣農日惰矣士日嬉矣官日自營矣正德以後甚
焉悲哉嗟嗟王制用器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幅
廣狹不中量五穀不時果食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
鱉不中殺皆不鬻於市而今不之見矣悲哉嗟嗟
正德以後官之代速矣消長之起落促促矣俗靡靡
矣無弗諂者矣無弗養者矣無敢缺者矣

空同子曰關張死而蜀之事去矣傷哉或曰蜀存亡
孔明哉曰惡何言也湯非一尹不商文非姜不周何也
撥亂世反之正其才殊也夫蕭張非信劣者也然亦
成漢者信也由是觀之將必有殊才不然萊朱周召
非聖人邪而鳴條牧野之師必尹與姜行哉

凡勢進而上則難語曰從善如登是也日之行過午
則疾以下也日月尚然而况於它乎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實也李廣口咄咄不能吐而
亡之日無識不識哀馬以實也黃憲郭林宗無功業
事實文辭于世而天下頌之後世信之者以是也故
名者非言貌襲取之也

有開必先秦其開漢乎隋其唐乎五代其宋乎成則
王敗則虜幸乎抑道乎竊國者侯竊鈞者誅然乎不

然乎空同子曰道天佑之矣故曰天賜天啓天授
皮以為裘雖聖必服狸狝是也言以為訓雖惡必錄
陽虎是也蛇蝎砒硝藥皆入之世欲無小人得乎

禮重主器非私之也所以示尊昭一養體定勢者也
如此而奸人豪奴猶有覬覦之者况輕之乎

病而後知安之獲患而後知平之益過益則傷故病
而後知安太盛則損故患而後知平

聚必散散之不善則惡矣善者仁行而義施惡者禍
生而家破者也吁慎聚哉

祀禮發油然之心者也崇祖考者所以廣愛敬而交
神人也聖人之意微矣故遏慢止悖莫先於祀嚴祀

立教莫大於祖考愛敬者孝弟之所由生也今士大
夫於祀也忽故其教廢教廢則風偷風偷則俗惡故

其子孫視其祖考猶表不越也吁甚矣聖人之微意幾
矣

忠者通上下而言者也獨於臣切者利達之途其心
易欺也左氏上思利民忠也不忠不足以使民况事

君乎

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皆判於婦人文
王刑于寡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孟子氣象非止巖巖說大人便貌之貨多便厚葬其親得位便車乘臺僕傳食於諸侯便曰舜受堯天下揮霍赫灼難量哉

接之以文雖惡必咎孔子之於陽貨是也隆之以貌雖仇必酬關羽之於曹操是也呀斯可與俗人道哉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鳥冰牛巷空桑寂濱必全成之而置之王側夫孔門王佐一顏子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

空同子曰古今人一見同乎偶哉或問何也曰周以之弊直忠與質以矯之予序戰國策言之矣然陸士衡嘗述焉不偶同乎

時能輕重人或問何也空同子曰桓榮曲謹之學遇盛漢而重賀循大賢之具當衰晉而輕是故今之人知榮而不知循非時使之乎

空同子曰岳武穆全人乎得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使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其與之曰閩以外

將軍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汲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騎劫代毅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獨鏃下矣嗚呼岳也得正而斃矣春秋之義也

處難進之時可高不可大高者何危行是也不大者何言遜是也危謂孤峻遜謂謙晦孤峻如避世避地息交絕游斯之謂高謙晦如不譏議不圭角不問朝報差除不言官府得失斯之謂不大凡禍自口出言貴遜道不可貶故行貴危

戰國策周之衰乎論祖論繩尺宋之亡乎或問何謂

曰其氣蕭以索其文刻以峭

或問趙苞徐庶之事空同子曰苞傷勇哉不戰而死可也不戰而死猶足以存母

髡問男女授受之禮而舉嫂叔者何也禮嫂叔無服又不通問斯別之又別嫌之又嫌者髡真辯雄哉大抵戰國橫議堅白非孟子不能破

求勝者必敗老子不為物先即見群龍無首也故項斃於劉智氏趙滅

天生才必用孔孟弗遇為萬世師不謂之用何邪子陵淵明世遺之矣然聞其風者必起塵外之思不謂

之用邪

今人論行藏太易是故退風微矣孔子謂顏淵惟我與爾有是夫則行藏易邪不易邪

據詩書載記文王非無意於商也曰文王受命曰大業未集如後車載姜三齡與武勣黎伐崇等事誠非無意者特時未可耳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亦謂時未可耳然孔子則謂文王無意

春王正月係王正月之上明子月非寅耳初無它意義而儒先每以大一統言鑿矣今秦權往往人見之亦有王春或王正月文亦謂之大一統乎或曰夫精何有此文空同子曰秦奉周正朔故云王以別于寅以是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非孔子故加之以大一統也曹無劉久矣然銅雀瓦有建安辛秦無周久矣然權有王正月

子謂關張死而蜀事去或云蜀之不幸龐士元死士元不死關張未必死然乎

惟聖人能通天下之變其次莫如守守身守官守禮守法皆是也或謂琴瑟改絃何也空同子曰調琴瑟者必能琴瑟者也否則愈更而愈亂故曰其次莫如

守
操不代漢者欲挾天子以平吳蜀也或謂操身受臣
之名而使子孫享君之利者非也亦操欺之也操嘗
曰死題墓道曰漢征虜將軍曹侯足矣此欺之由也
操征馬超斫樹而血流操惡之急還欲受漢禪而死
于途

異道篇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氣聚則靈異自發
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人之能為也
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雖遇弗遇矣曰若是
則廢之乎雖然曷可廢哉卜其安焉平焉者可矣
或問子平空同子曰小數哉包括造化未之盡也是
故得失半焉如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者推之有不準哉河圖洛書伏羲之易是也徐升字
子平今星命家宗其學

空同子曰仙者以能久視耳然猶夫人也吾百年死
渠二三百死渠固猶吾也夫仙者軒翥塵氛之表
下小區窳擾溷溷焉耳吾靜觀高覽吸日月之華
極雲霞之變閱寒暑之代潛消息之用何仙之弗若
也乃其狹小窳內哀憐蠢蠢者吾固亦如之矣斯所

謂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曰猶夫人也

或問仙有死空同子曰氣消之也氣旋轉消息息則臭腐而神化消則精靈而枯朽也仙結天地日月之精去殼出神焉耳然如消何元會數窮天地日月亦消而况於仙乎

或問導引采取之法空同子曰小法耳殺人哉心動則疲精下無返人體如天血肉固實脉絡周流無罅無欠外氣入之灌之紅鉛安容哉

邪術邪人不能用必強正而後行邪術邪物不能用必假正而後行如濟源妖氣收却拋獻必假之瀆如術人役鬼心于貨色則鬼反弄之是也

釋言惟主於有故妄宋儒言惟主於無故泥惟者鬼神之變也有而無者也

高釋名儒靜同而色異釋之色幽沉儒之色和粹又靜同而意異釋之意抑儒之意活釋強而止故抑儒順而用故活

儒義取故其地高釋貪取故其教汙儒有揮千金而不顧者而釋則望人施儒非其力不食而釋則食人之食廬人之廬衣人之衣

人言釋有體無用夫體者對用之名也無用而有體

哉吾儒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遂通者用也人之動
常活故感則通所謂敦化而川流歛之一而散之萬
者也釋毀心人也夫心既死而有體哉
釋亦有至言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即易之不遠復
書之狂克念詩之誕先登是啓人自新之門而闢其
反觀之機也可以人廢之哉

嘉靖丙戌夏倍熱戊子更熱其年皆倍寒故曰大熱
之歲必大寒言陰陽之爭也五運六氣不違而欲治
鑿者可鑒哉

夏至為始如冬至之復也驗之井泉則陰之伏亦九
淵之底而病暑者大順散治之姜桂大熱意為過飲
冰水者設如王安道之議非謂伏陰能使人虛也

英奇之氣流顯沙漠每發異人然竟卑於中華帝王
之世蠻夷率從獵稅之難周薄伐之無大患也衛霍
橫行匈奴漢威以振英衛提兵深入唐業是成使宋
任李宗岳劉諸人即百兀术足道哉我明于石執柄
也先褫魄故胡虜勢熾者非其才無敵也非中華無
人也用不用也如其奇氣生佛號西方聖人能識吾
周孔道哉

神貴藏人五臟真色見則病劇以其神露也脾病劇則黃疸黃者脾之真色也臟之名藏之義歟故肝病則色青肺病則白心病則赤腎病則黑故曰望而知之之謂神言察乎露者也

